

稳定性的逻辑

黄嘉聪

摘要

主要介绍了 QK 的作用和怎么想到构造这玩意的

KEY WORDS: robust control; μ ; skew μ ; lower bound

1 (Q_K) 的作用和" 为什么会想到构造它"

很好, 这里把 (Q_K) 的作用和" 为什么会想到构造它" 讲成一条完整链路: 从 μ 的定义 \rightarrow 同质性与单位化 \rightarrow " 极点/边界原则" \rightarrow 分块极点的具体形态 \rightarrow 计算与算法的好处。你读完就能明白: (Q_K) 不是拍脑袋的集合, 它是从问题结构里" 被逼出来" 的。

1) 从 μ 定义到" 只需关注方向" 的单位化

混合- μ 的" 奇异化" 定义是

$$\mu_K(M) = \left(\min_{\Delta \in X_K} \{\|\Delta\| : \det(I - \Delta M) = 0\} \right)^{-1}.$$

- 这个优化是**同质的**: 如果 Δ 使 $I - \Delta M$ 奇异, 那么对任何 $t > 0$, " 放缩" $t\Delta$ 也只是在尺度上改变。
- 因此可把 Δ 写成" 半径 ∞ 方向" 的极坐标: $\Delta = t\hat{\Delta}$, 其中 $\|\hat{\Delta}\| = 1$ 。
- 把" 最小半径" 问题改写为" 在单位壳上挑方向" 的问题, 得到

$$\mu_K(M) = \max_{\hat{\Delta} \in X_K, \|\hat{\Delta}\| \leq 1} \rho_R(\hat{\Delta}M).$$

也就是说, 只需要在单位球 (单位壳) 上挑" 方向", 把 $\hat{\Delta}M$ 的实特征值推到最大即可。

2) 极点/边界原则：最优方向在"单位球的极点/边界"

在线性-分式的目标（或由特征值/瑞利商诱导的目标）下，带范数约束的最优化常常在单位球的极点（**extreme points**）或边界达到最优：

- 对标量块： $\max\{|q| : |q| \leq 1\}$ 的最优必在 $|q| = 1$ 或端点；
- 对矩阵块： $\max\{\operatorname{Re}\langle \Delta, X \rangle : \|\Delta\|_\sigma \leq 1\}$ 的最优由极点取得，等价于"把 Δ 与 X 的奇异向量对齐"，并把奇异值推到边界（见冯-诺依曼迹不等式、极点表征）。

于是我们自然会把"单位球"进一步缩到它的边界极点集合上搜索。这就是 (Q_K) 的雏形。

3) 分块到极点： (Q_K) 的具体构造

X_K 是块对角不确定性集合（实重复标量、复重复标量、全复块等的直和）。把"极点/边界原则"逐块应用：

- **复重复标量块** δI_r ：单位球 $|\delta| \leq 1$ 的极点在单位圆上，故取 $|\delta| = 1 \Rightarrow \delta = e^{j\phi}$ 。✓ 这给出 (Q_K) 中"复标量块相位在单位圆上"。
- **实重复标量块** δI_r ：单位球 $|\delta| \leq 1$ 的边界是区间端点和内点；在极值问题里通常"卡在端点" $\delta = \pm 1$ （若一阶最优性迫使留在内点， $\delta \in [-1, 1]$ 也被 (Q_K) 覆盖）。✓ 这给出 (Q_K) 中"实标量块在 $[-1, 1]$ "。
- **全复块** Δ_F （方阵， $\|\Delta_F\|_\sigma \leq 1$ ）：把 $\Delta_F = U\Sigma V^*$ （SVD），当与目标矩阵对齐时，最优会把可用的奇异值推到边界 $\Sigma = I$ （或一个部分等距算子）。当块是方阵时，可取酉矩阵作为极点代表（ $\Delta_F \in \mathbb{C}^{p \times p} \Rightarrow \Delta_F$ 选酉 UV^* ）。✓ 这给出 (Q_K) 中"全复块取酉矩阵"。

把三类块的"边界代表"做块对角直和，就得到

$$Q_K = \operatorname{diag}(q_1 I, \dots, e^{j\phi_\ell} I, U_1, \dots),$$

这正是你看到的那组"相位/符号/酉"的集合。它只保留'方向/相位'，不含'半径'；半径由最终的特征值 λ （或放缩 t ）承担。

4) (Q_K) 的三个关键作用

作用 A：把 μ 的定义变成"边界上的实特征值最大化"

有了单位化与极点化，得到

$$\mu_K(M) = \max_{\Delta \in B_{X_K}} \rho_R(\Delta M) \implies \mu_K(M) = \max_{Q \in Q_K} \rho_R(QM).$$

这一步是论文里的核心结论：只在 (Q_K) 上搜索就能达到 μ 。直观上：把"允许的半径"统一提到边界而不丧失可达性，剩下只调"方向"。

作用 B：把"块范数约束"变成"相位/符号/酉"的离散（或低维）参数化

- 复标量只剩一个相位 ϕ ；
- 实标量只剩一个符号（或内点标量 $q \in [-1, 1]$ ）；
- 全复块只剩一个酉矩阵（方向）。

这极大简化了搜索与迭代（不再在半径上纠结）。

作用 C：给"幂迭代"提供可投影的闭式更新

Young-Doyle 下界的幂迭代之所以能落地，就是因为对每个块都有显式的"投影/对齐"规则：

- 复标量块：取 $q = \frac{w^*a}{|w^*a|}$ 的相位；
- 实标量块：按 $\text{sign}(\Re(a^*w))$ 卡到 ± 1 ，或保持内点；
- 全复块：把 a, w 的能量配平，等价于选取一个等距算子/酉使两端"对齐"。

这些正是 (Q_K) 结构带来的块级闭式解，使得每一步投影都简单、稳定。

5) 为什么会"想到"构造 (Q_K) ？

这是从三个一线索自然推演出来的：

1. 同质性与单位化： μ 的定义本身是"放缩不变"的 \implies 把半径抽掉，只看方向 \implies 搜索单位壳。
2. 极点原则（凸分析/算子理论的常识）：在"范数 ≤ 1 "的约束下，线性或谱型目标的最优往往在极点/边界 \implies 只看单位壳的"最外层"。

3. 结构可分性（块对角）：结构化集合是直和 \Rightarrow "极点" 也可逐块表征；对标量块，"极点" 就是"相位或符号"；对全复块，"极点" 是"等距/酉"。于是诞生了 (Q_K) ："单位边界上的复块 + 实块在 $[-1, 1]$ 的相位/符号刻度 + 全复块的酉"。

这三点合在一起， (Q_K) 并不是人为设定的"奇技淫巧"，而是从 μ 的数学结构推演得到的"边界方向集"；它既有理论最优性（最大化到 μ ），又有数值可实现性（幂迭代时易投影）。

6) 小结（一句话版）

(Q_K) 是把"结构化单位球"收缩到"各块的边界极点"的集合；它保留了让 μ 取到最大值所需的方向信息，同时把"幅度/半径"交给特征值本身；因此既保证理论上不损失最优，又让算法上每步更新有闭式投影，是混合- μ 下界计算的关键角色。

2 为什么只在 Q_K （复块取单位圆相位、实块在 $[1, 1][1, 1]$ ，全复块取酉）的“边界集”上搜索，就能达到真正的 μ

好的，我把"III. 下界即最大化"这一段里的核心论证完整拆开讲：为什么

$$\mu_K(M) = \max_{Q \in Q_K} \rho_R(QM)$$

也就是——只在 Q_K （复块取单位圆相位、实块在 $[-1, 1]$ ，全复块取酉）的"边界集"上搜索，就能达到真正的 μ 。

2.1 起点：把"奇异化的最小范数"化成"单位球上的最大实谱半径"

混合 μ 的定义是

$$\mu_K(M) = \left(\min_{\Delta \in X_K} \{\|\Delta\| : \det(I - \Delta M) = 0\} \right)^{-1}.$$

把 $\Delta = t\hat{\Delta}$ ($\|\hat{\Delta}\| = 1$) 代入，并用

$$\det(I - \Delta M) = 0 \iff \exists v \neq 0 : \Delta M v = v \iff 1 \in \sigma(\Delta M),$$

就得到

$$\mu_K(M) = \max_{\Delta \in B_{X_K}} \rho_R(\Delta M), \quad B_{X_K} := \{\Delta \in X_K : \|\Delta\| \leq 1\}.$$

含义：只需要在"结构化单位球"的壳上挑方向，把 ΔM 的实特征值推到最大即可。

2.2 关键问题：能否把搜索域从 B_{X_K} 缩到"边界极点" Q_K 而不损失最优？

我们要证明

$$\max_{\Delta \in B_{X_K}} \rho_R(\Delta M) = \max_{Q \in Q_K} \rho_R(QM).$$

难点在于： B_{X_K} 里允许"复标量块的模 < 1 "、"全复块的奇异值 $\Sigma \prec I$ " 等内点；而 Q_K 强制"复标量块在单位圆上、全复块取酉"。为什么把这些块顶到边界不会让最优值变差，反而能达到等号？

2.3 块极点原则：把"可缩放的块"顶到边界不会变差

把 Δ 分块写成

$$\Delta = \text{diag}(\underbrace{q_1 I, \dots, q_{n_R} I}_{\text{实重复标量}}, \underbrace{\alpha_1 e^{j\phi_1} I, \dots, \alpha_{n_C} e^{j\phi_{n_C}} I}_{\text{复重复标量}}, \underbrace{U_1 \Sigma_1 V_1^*, \dots, U_{n_F} \Sigma_{n_F} V_{n_F}^*}_{\text{全复块}}),$$

其中 $|q_i| \leq 1$ 、 $0 \leq \alpha_\ell \leq 1$ 、 $\Sigma_j = \text{diag}(\sigma_{j,k}) \in [0, 1]$ 。

要点：在保持" $I - \Delta M$ 可奇异"的同时，顺着每个"可缩放"的复方向把模（或奇异值）**推到 1**，最坏情形不会变差：

- 复重复标量块：把 $\alpha_\ell \uparrow 1$ ，并适配相位 ϕ_ℓ ；
- 全复块：把 $\Sigma_j \uparrow I$ ，并把 U_j, V_j 调成"对齐"的等距算子（酉）。

这背后是两个标准事实：

1. 线性-谱型最优化在范数球的极点/边界达到极值（冯-诺依曼迹不等式、KKT 条件、SVD 对齐）。
2. 多块同时"上边界"是可行的：可以沿着"径向放大 + 相位/单位向量对齐"的路径保持（或恢复） $\det(I - \Delta M) = 0$ 。直观地：一旦某个 Δ 使 ΔM 有实特征值 $\lambda \in (0, 1]$ ，就能把该块的幅度推到 1，同时按左右特征向量的相位/奇异向量方向做**配平**，把"可达的 λ "不减反增。极限状态正好就是 $Q \in Q_K$ 。

于是, 对任何 $\Delta \in B_{X_K}$ 都可构造一个 $Q(\Delta) \in Q_K$ 使

$$\rho_R(Q(\Delta)M) \geq \rho_R(\Delta M).$$

对左边再取最大, 就得到

$$\max_{Q \in Q_K} \rho_R(QM) \geq \max_{\Delta \in B_{X_K}} \rho_R(\Delta M).$$

而因为 $Q_K \subset B_{X_K}$, 反向不等式也成立, 故两者相等。

直观版: μ 关心的是"把实特征值推到 1 的最小尺度", 而复/全复块自带"幅度自由度"。把这些自由度全用满(冲到边界), 再靠相位/酉来调整方向, 一定不比"留在内部"更差。极限形态就是 $Q \in Q_K$ 。

2.4 为什么实块允许留在 $[-1, 1]$ 而不强制到 ± 1 ?

对实重复标量块 $q \in [-1, 1]$, KKT 条件会出现两类情况:

- 端点: 若方向导数指向外, 则最优落在 $q = \pm 1$;
- 内点: 若一阶必要条件 $\Re(a^*w) = 0$ (由左右特征向量的"对齐条件"导出) 成立, 则可以停在内点 $q \in (-1, 1)$ 。

因此 Q_K 对实块写成 $[-1, 1]$ (而不是只取 ± 1) 正是为了覆盖内点极值的情形。

2.5 结论与意义

- 理论结论: $\mu_K(M) = \max_{Q \in Q_K} \rho_R(QM)$ 。 μ 真正的值等于在"边界集 Q_K " 上把实特征值推到最大的结果。
- 算法意义: 把"范数球上的非凸最大化"化成"块极点集上的非凸最大化"。这一步让 Young-Doyle 的幂迭代可落地: 每一步都只需按块做闭式投影(复块取相位、全复块做等距配平、实块卡端点或内点), 于是能快速给出紧的下界。
- 工程用法: 频率逐点算 $\underline{\mu}(\omega) = \max_{Q \in Q_K} \rho_R(QM(j\omega))$, 再配合 D-scaling 上界形成夹逼; 在 FDI/ μ -综合里定位最坏频段并做设计。

2.6 小提示：如何把这段思想"看见"

- 把一个任意 Δ 的复块奇异值从 < 1 连续推到 $= 1$ ，同时把相位/酉对齐到当前的左右特征向量方向；
- 观察 $\rho_R(\Delta M)$ 不减（通常变大）；
- 极限点就是某个 $Q \in Q_K$ 。

这就是"把单位球的内点推到边界极点"背后的几何图像，也是为什么"只搜 Q_K " 足以达到真正 μ 的根本原因。